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 第十一回 水雲庵夫人避禍 金鑾殿奸相受驚

話說羅太太同二位公子，帶了章琪，挑了行李包裹，出了後門。可憐夫人不敢坐轎，公子不敢騎馬。二位公子扶了太太，趁著月色，從小路上走出城來，往水雲庵去了。且說章宏夫婦大哭一場，也自分別。章大娘道：“你在相府，諸事小心，不可露出機關。倘若得暇時，往秦舅爺府中暗通消息，免得兩下憂心。如今快快去罷，讓我收拾。”章宏無奈，祇得哭拜在地：“賢妻，我再不能夠見你了！祇好明日到法場上來祭你一祭罷。”章大娘哭道：“我死之後，你保重要緊！不可悲傷，你快快去罷。”正是：

空中落下無情劍，斬斷夫妻連理枝。

話說章宏含悲忍淚，別了妻子，出了後門，趕回相府，也是三更時分，街上燈火都已盡了。幸得章宏人熟，一路上叫開柵欄，走回相府，有巡更巡夜人役，引他入內宅門，早有陳老兒來悄悄的開了門，進去安歇，不表。

且說次日五更，沈太師起來，梳洗已畢出了相府，入朝見駕，有章宏跟到午門，祇見宗信拿了假文書折子，早在那裏伺候，那沈謙關會了宗信的言語。沈謙山呼已畢，早有殿頭官說道：“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”一聲未了，祇見沈太師出班啟奏：“臣沈謙有本啟奏，願吾主萬歲萬萬歲！”天子見沈謙奏本，便問道：“卿有何事，從直奏來。”沈謙跪上一步奏道：“祇因越國公羅增奉旨領兵去征韃靼，不想兵敗被擒，貪生怕死，投降番邦了，正在危急，現在邊頭關總兵王懷差官求救，現在午門候旨，求吾皇降旨定奪。”皇上聞奏大驚，忙傳旨召差官見駕。有黃門官領旨出朝，將差官領進大殿見駕，山呼已畢，將本章呈上，司禮監將本接上御案，天子龍目觀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龍心大怒，宣沈謙問：“邊頭關誰人領兵前去是好？”沈謙奏道：“諒番邦一隅之地，何足為憂，祇須點起三千兵將校，並差官領了前去，把守頭關就是了。”天子準奏，就封了宗信為指揮，即日起身。當下宗信好喜，隨即謝過聖恩上，出了朝門，同著四名校尉點起三千羽林軍，耀武揚威的去了。

且說沈謙啟奏：“臣聞得羅增有兩個兒子，長名羅燦，次名羅焜，皆有萬夫不擋之勇。倘若知他父親降了番邦，那時裏應外合，倒是心腹大患。”皇上道：“卿家言之有理。”傳旨命金瓜武士領一千御林軍前去團圍住羅府，不管老幼人等，一齊綁拿發雲陽市口，斬首示眾。金瓜武士領旨去了。天子又向沈謙說道：“你可去將他家私抄了入庫。”沈謙也領旨去了。聖旨一下，唬得滿朝文武百官，一個個膽戰心驚，都說道：“羅府乃是國公大臣，一日如此，真正可嘆。”其時，卻嚇壞了護國公秦雙同衛國公李逢春、鄂國公尉遲慶、保國公段式。他四人商議道：“羅兄為人忠直，怎肯降番？其中必有原故。我們同上殿保奏一本便了。”當下四位公爺一齊跪上金殿奏道：“羅增不報聖恩，一時被困降番，本該滿門處斬，求皇上念他始祖羅成汗馬功勞，後來羅通征南掃北，也有無數的功勞，望萬歲開恩，免他滿門斬首，留他一脈香煙。求吾皇降一道赦旨，臣等冒死謹奏。”天子聞奏大怒道：“羅增謀反叛逆，理當九族全誅，朕念他祖上的功勞，祇斬他一門，也就罷了。你們還來保奏，想是通同羅增謀反的麼？”四位公爺奏道：“求聖上息怒。臣等想羅增兵敗降番，又無真實憑據，就問他滿門抄斬，也該召他妻子審問真情，那時方使眾人心服。”天子轉顏說道：“此奏可準。”即傳旨黃門官，前去叫沈謙查過他家私，同他妻子前來審問。黃門官領旨去了，四人歸班，正是：

慢談新雨露，再講舊風雲。

話說章大娘打發夫人、公子與丈夫章宏去後，這王氏關了後門，悄悄的來到房中沐浴更衣，將太太的鳳冠霞帔穿戴起來，到神前哭拜在地，說：“先老爺太太在上，念我王氏一點忠心，救主母公子的性命！求神靈保佑二位公子同我孩兒一路平安無事，早到二處取了救兵回來，報讎雪恨，重振家庭！我王氏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。”說罷，哭了一場，回到太太房中，端正坐下，祇候來拿。坐到天明，家中男女纔起，祇聽得前後門一聲吶喊，早有金瓜武士帶領眾軍，擁進門來。不論好歹，見一個捉一個，見一雙捉一雙。可憐羅府眾家人，不知情由，一個個鴉飛鵲散，悲聲苦切，不多一時，一個個都綁出去了，當時金瓜武士拿過眾人，又到後堂來拿夫人、公子。打進後堂，那章大娘一聲大喝：“老身在此等候多時，快來綁了，休得羅唆！”眾武士道：“不是卑職等放肆，奉旨不得不來。”就綁了夫人，來尋公子。假夫人說道：“我兩個孩兒，一月之前已出外游學去了。”武士領兵在前前後後搜了一會，不見蹤跡，祇得押了眾人，往街上就走。出了大門，祇見沈太師奉旨前來抄家，叫武士帶夫人入內來查。祇見假夫人見了沈謙，罵不絕口，沈謙不敢認話，祇得進內收查庫內金銀家私。羅爺一生為官清正，一共查了不足萬金產業，沈謙一一上了冊子。

封鎖已畢，又問武士道：“人口已曾拿齊了？”武士說道：“俱已拿齊，祇是不見了他家二位公子。”沈謙聽得不見了兩個公子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“可曾搜尋？”武士道：“內外搜尋，全無蹤跡。”沈謙心中著急說道：“原要斬草除根，絕其後患，誰知費了一番心機，倒走了兩個禍根，如何是好。”便問假夫人道：“二位令郎往那裏去了？快快說明！恐皇上追問加刑，不是玩的。”王氏道：“我家少老爺上天去了，要你這個老烏龜來問！”罵得沈謙無言可對，祇得同金瓜武士領了人馬，押了羅府五十餘口家眷，往雲陽市口而來。男男女女跪在兩處，祇有假夫人另外跪在一條大紅氈上。

看官，你道章大娘裝做夫人，難道羅府家人看不出來麼？一者章大娘同夫人的品貌相仿，二者眾人一個個都嚇得魂不附體，那裏還有心認人。這便是忙中有錯。且說沈謙同武士將羅府眾人解到市口。忽見黃門官飛馬而來，說道：“聖上有旨，命眾人押在市口，祇命大學士沈謙同羅夫人一同見駕。”當下二人進得朝門，眾文武卻不認得這假夫人，唯有秦雙同他胞親兄妹，自然關心，近前一看，見不是妹子，心中好不吃驚！忙忙出班來看，祇見他同沈謙跪在金階；山呼已畢，沈謙呈上抄家的冊子，並人口的數目，不見了二位公子的話，細細奏了一遍，天子便向夫人說道：“你丈夫畏罪降番，兒子知情逃匿，情殊可恨！快快從實奏來，免受刑罰！”章大娘奏道：“臣妾的孩兒，一月之前出去游學去了。臣妾之夫遭困，並未降番，這都是這沈謙同臣妾之夫不睦，謀害他的。”沈謙道：“你夫降番，現有邊頭關報在，你怎麼說是老夫做害他的。”那章大娘見皇上對沈謙偏聽偏信，料想沒命，便罵道：“我把你這陷害忠賢的老賊，口口冤屈好人，我恨不得食汝之肉！”說罷，從裙腰裙掣出一把尖刀，向著沈謙一刀刺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